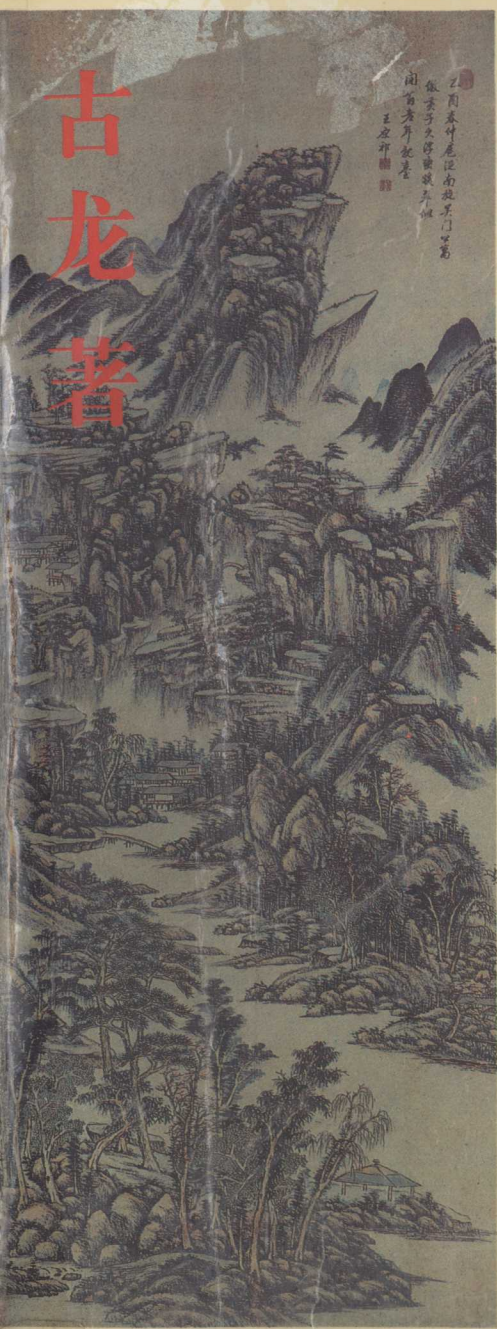


英雄·杀手之二

風雨江湖路

沈阳出版社

古龙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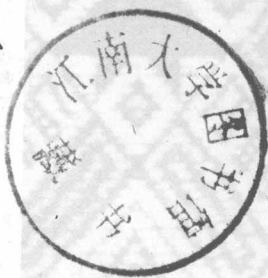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79410

英雄·杀手之二

风流江湖路



②

沈阳出版社

英雄·杀手

台湾·古龙著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翰林路10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辉县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1995年6月第1版

印张:60.5

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300千字

印数:1—20,000套

责任编辑:未凡 志宏

封面设计:林凤仙

责任校对:洪涛

版式设计:洪涛

ISBN7-5441-0420-6/I·143 定价:75.00元/15.00元



台灣

古龍 著

仗劍江湖載酒行
妙筆生花著文章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剑矫龙.....	1
第 二 章	漠南尸教	17
第 三 章	盖代英杰	46
第 四 章	血海仇汽	70
第 五 章	红粉知己	92
第 六 章	奸诈诡变.....	107
第 七 章	东海神功.....	136
第 八 章	靓女如花.....	166
第 九 章	娇娃巧妹.....	183
第 十 章	东海双仙.....	198
第 十 一 章	傲世魔梟.....	228
第 十 二 章	崆峒心法.....	252
第 十 三 章	玉箫剑客.....	274
第 十 四 章	武当绝学.....	294
第 十 五 章	玉玄归真.....	321
第 十 六 章	劫难奇缘.....	331
第 十 七 章	万流归宗.....	368

第一章 天剑矫龙

那青衣女子一双秀目在聂铁军脸上转了好多遍，口中喃喃地道：

“唉！董公子如果有相公你一半气概，那结果也不会如此悲惨的了。”说着说着两行清泪缓缓流了下来。

聂铁军仍是沉吟，他强自坚持，其实心中真是遍尝酸咸苦辣，忽然那青衣女子轻唱道：“萍浮无根人无依，飘零最憔悴，那堪雁离春风后，辽原何处归？万里总是云和月，伊人天涯？伊人天涯？”

声音渐渐低，却是愈低愈更凄迷，聂铁军只觉曲子及歌词非常熟悉，一时之间，也想不起来在那里听过，但却感到十分亲切。

忽然灵光一闪，聂铁军心中一凛，双目神光暴射，注视青衣女子，凌厉已极，那青衣女子丝毫不怯地道：“相公，心有疑惑，妾身……妾身……”

聂铁军沉声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谁指使你来赚我？”

青衣女子道：

“去年在碧鸡寺元觉大师讲经，贱妾也曾听了半日，元觉大师是有道高僧，质诸佛学疑难，大师口讲滔滔不绝，如满天花雨，美不胜收。”

她说到此看了看聂铁军，只见他脸上神色坦然，并无不耐之

色，不由暗自忖道：

“董公子心地慈善，自应得好报应，这孩子豪迈中仍不失细致，真不愧为奇男子了。”

青衣女子又道：

“大师手持断木说荣枯，有根无根，常人总以佛家劝人六根俱净，七情皆幻，大师却说人无根则枯，有根便是宿根。”

聂铁军道：

“小可一介莽夫，这佛学精微，半点也未能领会，姑娘此说定有深意，还望直截了当说来较好。”

青衣女子颜色一整道：

“大师又道人生在世，父母为大，芸芸众生岂无父母，爱根一长，恶根自泯，父母之爱，乃天地间至性至情，宿根早生，总不可以痴视之。”

聂铁军泰然道：

“多谢姑娘指点，聂某身世尚望见告。”

青衣女子惨然地道：

“公子，这故事悲惨得很，这十多年来，贱妾每梦到主母，唉，她总是默默地看着贱妾，那目光……那目光……”

她说着说着，眼泪如珠落下，哽咽不能成声，半晌才低声道：

“公子，世上没有一个女人能比上主母，慈懿仁厚，四德俱备，从来没有怨过人来，那年……那……总有二十几年了吧，是桃花正在盛开的春天，那时贱妾才七岁，是伺候主母的小丫头。”

青衣女子歇了歇，聂铁军凝神听着，他虽是气吞斗牛的武林

高手，乍闻别人诉说自己一直茫然的身世，心中又悲又喜。

那年的春天，正当升平时候，秦淮河畔垂杨吐牙，桃红怒放。

春风不停的吹着，傍晚时刻，一个少年儒生缓缓渡到秦淮，背着双手，望着河上夕影，却是面如死灰，尽是失意绝望之色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河上画舫初灯，那少年望望河中，又回头望望背后城中，灯火如炽，他心中不住地道：

“家是不能回的了，不要说我出门的时候讲得那么绝，便是名落孙山，也再无颜回去见爹爹了，董家子弟，岂容落人之后，唉，我为什么不听娘的话？”

他心乱如麻，不知今后如何，忽然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：

“小兰呀，快打水来，白姑娘要洗头。”

“好，我先洗洗面盆。”

话一说完，那少年只觉背后风声一起，全身全头一凉，水淋淋地被浇得湿透了，他心中正没好气，一转身只见身畔不远，一艘华丽大彩舟上站着二个女子，年纪小的只有七八岁，一脸惊惶之色。那年纪长的女子口中埋怨道：

“小兰，你冒冒失失一天不知要出多少错，这……这位公子……”她眼睛溜了那少年儒生一眼，却不知如何补救，话也说不下去了。

少年瞧着那张清丽面孔，怯生生的模样，一时之间，只觉眼前一花，连被淋湿的事也给忘记了。

年长的秀丽女子衿衽道：

“公子全身淋湿，夜风清凉，请上船更衣可好？”

她心中真的关切怕这少年着凉，其实她船上并没男人衣衫，那少年迷迷糊糊地点头，迷迷糊糊地上了船，关在一个舱房中烘着衣服，那水气腾腾蒸发，渐渐地舱中一片迷蒙，迷蒙中那少年似乎找到了多年梦寐的心愿，那功名富贵，锦衣返家的素志，像水气一般慢慢地淡了，衣服也干啦！

“公子，请用姜汤却寒。”

少年默默地接过，又默默地一口喝下去，那丽人又盛了一碗，少年心不在焉的又喝了，姜汤辛辣，但他却漫然未觉。

那丽人抿嘴暗笑，就这样，两人相识了，相恋了，少年在丽人鼓励之下，着实读了不少书，但名利之心却淡了。

那少年告诉丽人自己的身世，他姓董叫一明，父亲是闻名天下的大侠，天剑董天心，他自己却从小厌武，十年寒窗，渴望一举成名，他父母对他均极不满，这次离家应考，誓言不得功名不返家门，他父母亲也不鼓励，也不阻止，淡然视之。

丽人姓聂名芷，是秦淮河上首屈一指歌妓，人才并茂，两人情意缱绻，私订终身。

又是一年春天，董一明应试归来，他满心欢喜，自觉考得意，便对聂芷道：

“芷妹，我这便回家去，你好生在此等我，此去少则一月，多则三月，一定来迎你归我董门。”

聂芷嫣然一笑，柔声道：

“董郎何必心焦，等金榜传捷，那时回家岂不声势壮大？”

她轻松地说着，心中却惶然发愁，董郎父母严厉，能容自己的希望实在不太大，但目下爱他已深，如不能相厮相守，这一生也不用再活下去了。能够拖一时便是一时。

董一明道：

“芷妹，我心中急得很，你是我董门长子长媳，婚礼一定要办得光光彩彩。”

聂芷见了高兴，不忍拂他之兴，心中也有几分兴奋，她出身平庸，虽是坚贞自守，但能获如此佳公子矢爱，真是莫大幸福和缘分了。

董一明又道：

“我从小不肯练武，爹爹便不喜欢我，我从来不和爹爹反抗，只偷偷做我爱做的事，去年我离家应试，是鼓了天大勇气，其实心中虚得紧，要不是叔叔一句话，临行时，我几乎又不想走了。”聂芷问道：“你叔叔喜欢你么？”

董一明道：“叔叔这人深得很，便连婶婶也不能全部了解他，他说：‘明儿，你已决定的事便做吧，董家出个状元也不错啦！’，叔叔虽是平淡一句话，但我觉得得到了无比信心。”

聂芷点头忽道：

“董郎，你这些日子孤灯读书，也真苦得够了，我陪你好好玩几天！”

董一明道：“我一刻也等不得，明天一早便走！”

聂芷黯然道：“董郎，我心中有个不应该的预料，总觉此去我俩便难再见面，董郎，我……我此心此身非郎莫属……你……你

.....”

董一明柔声安慰，是晚两人和好，第二天聂芷送董一明归去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眼看路到尽头，前面便是大江，这才挥泪作别。

那青衣女子低柔的声音娓娓地说着，聂铁军只听得如痴如迷，心中不住狂跳付道：

“董一明，董一明，那抱石投秦淮河的少林僧人不就是董一明么，他……他……难道便是……”

青衣女子道：

“这一别便是永诀，主母再也没有见着董公子，又过了一年，主母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全付心神放在那孩子身上，日夜盼望董公子回来，但花开花谢，一年又是一年，那孩子四岁那年，主母带了贱妾去寻董公子了。”

青衣女子又道：

“主母和我根本不知道，但主母一片痴心，想苍天怜悯，再见董公子一面便好，但翻山涉水，行了一年多，愈走愈北，已到西北一带，仍是半点踪迹，主母已憔悴得身如枯柴了。”

聂铁军想开口问，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，青衣女子又道：

“这一天走到嘉峪关，遍地黄沙无边，主母望着这天下最西边关，终于力尽倒在黄沙之中，她平静地去了，临终时口中只是呼唤董公子的名字，没有一些怨恨他。”

她歇了歇道：

“后来天气突然大变，下起大雪来，贱妾身负那孩子找到一处背风之处，夜里真是冷得很，冷得很，那孩子冻得僵了，忽然一

声犬吠，从雪上跑来一只绝大黑犬，叼着孩子便跑，贱妾心中一急，便昏了过去，醒来时，一切都变了，贱妾睡在一处大皮帐中。被过路的行旅救了。”

聂铁军只觉冷汗直冒心中忖道：

“师父的黑星子最是通灵，这姑娘说得丝毫不差，看来是不会假的了。”

青衣女子道：

“贱妾求那队商旅寻找那孩子，找了一天没有找着，贱妾葬了主母便回江南，过了几年，贱妾在秦淮河上落藉平康，有一天忽然一个中年人求见，原来竟是董公子，他看到了贱妾便问道：

‘小兰，聂姑娘呢？’

贱妾想起主母种种苦楚委屈，恨他薄情，当下脸色一寒道：

‘公子要见小姐么？太远了，只怕公子走不到。’

董公子抓住贱妾焦急地道：

‘在那里，快告诉我，便是天涯海角我也要。’

贱妾见他不像作伪，当下走出船舱，指着西方天上哭道：

‘小姐在那里。’

董公子一怔，随即坐倒地上，半晌站起喃喃地道：

‘迟了！迟了！十年！这十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’

他身子像石像般动也不动，半个时辰，一个时辰过去了，他仰天望着西方，不言不语，脸上却是时喜时忧，行若正在观着一幕动人戏剧，贱妾不由自主也向西边天上瞧去，只是一片天威，又高又远，贱妾心中害怕了，连忙上前摇董公子，好半天董公子才

回头看了我道：‘小兰，聂姑娘藏在何处？’贱妾告诉他小姐埋在嘉峪关外，他道：

‘小兰咱们去瞧聂姑娘去！’

贱妾心中吃惊，但见他那目光又坚定又绝望，便点点头，当天董公子便和贱妾西行而去，一路上董公子举止愈来愈是失常，神智时昏时醒，往往痛哭连日，夜中也常哭醒，贱妾见公子愈来愈是消瘦，已经不像人形，这样哀伤不休，只怕行不到聂姑娘墓前便要倒下，心中真是着急。

董公子有时清醒，从他口中，贱妾断断续续得知一些公子这十年来经过，心中更是同情，原来董公子双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，尤其是他母亲是大家闺秀，怎肯让聂姑娘入门？他父亲大怒之下，将他关入洞中，外围木栏，公子要能折断木栅，便是出围之日。

董公子无奈，只有日夜练功，他对练武最是不喜，这强迫自己做不愿的事，真是痛苦已极，但为聂姑娘，他默默无怨，每天接受他父亲传授，但他心中躁急，本来又不适练武，进展甚慢，木栏偏偏又粗，他叔叔婶婶为了此事和他爹爹也不知吵了几多回，但缘因他母亲坚持，仍是关在洞中。

董公子母亲以为过了几年，公子一定对聂姑娘淡忘了，便放他出来再替公子成婚，但未料到公子一往情深，终于在这第十年头上，公子一掌震断木栏，头也不回，日夜不息赶来。

贱妾与公子继续西行，总算到了嘉峪关，公子在聂姑娘墓前徘徊了三天，第四天清早，公子欢天喜地把贱妾摇醒道：

‘小兰，我见着聂姑娘了，她……她不怪我啦！’

贱妾心中发寒，公子瘦得不成样子，但双颊却闪着兴奋的红晕，公子见到了姑娘，只怕公子也不成了吧！

贱妾怕得了不得，这是旭光初升，公子又唱又跳，娓娓跟贱妾谈小时候的事，又说那年他考试一定是名中前茅，只怕中状元也未可知，这一路上他从未这么清醒过，贱妾劝道：‘公子现在还早，您再歇歇吧！’董公子道：

‘我怕芷妹怪我，冤枉我，让我死一千次，也不要芷妹怪我，我知她会了解我的，她……她是顶体贴人的，芷妹胸中宽广，真可容船的呀！’

公子说着说着，忽然像孩子般哭了起来，那眼泪一滴滴落在墓上，主母地下有灵，也应感受吧！贱妾对公子道：

‘主母从来没有怪过公子！便是到最后一口气时，也是充满信心而去。她说这是命，没法改变的。’

公子安慰的点点头，过了一会目光又阴暗起来，绝望地看着无边原野，黄沙千里，口中喃喃地道：

‘命运！命运！’忽然哇的一声吐了几口鲜血，那墓头的黄沙染红了一大片。

贱妾不敢大意，侍候公子在墓前半步不离，又过了一天，夜里贱妾实在太累了，朦朦睡去，第二天，公子失踪，坟前多了一卷黑发，那染血的黄沙已变黑了，太阳出来以前，一阵狂风，把一切切都盖在黄色的沙粒之中。后来贱妾听人说董公子在少林出了家。”

聂铁军道：“姑娘事隔多年，何以还能识得在下？”

青衣女子道：“公子您长得和令尊一模一样，二十多年前，贱妾在此船上亲自侍候主母坐褥。”

聂铁军心中再无疑念，青衣女子道：

“令堂在公子您小时却以聂宝称呼，您被人救了，看到胸前金锁铸字，为公子姓聂，苍天有眼，能让贱妾重逢主母爱子……”

她声音又哽咽起来。

聂铁军恭然一揖道：

“姑娘一席话，解开小可多年身世之谜，此恩此德，他日必报，小可这就告辞。”

青衣女子道：

“公子此去何处，最好上少林去见令尊，您生下来便从未见过令尊一面，人间惨事，何逾于此？”

聂铁军心中一痛，但忍住没有说出来，他心中凄然地想道：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爹爹一面，现在明白了身世，只是太晚了。”

只觉双目发热，他是英雄人物，怎能在女子面前流泪了？一咬牙起身作别，那青衣女子道：

“还有一事，令尊当年确曾大魁天下，皇帝阅览令尊文章，叹为一代奇才，但却找不到令尊之人，那第二名的真是祖上积德，便补了状元，这人便是南京城中鼎鼎有名的马文玉马大爷，事隔多年，贱妾无意中听金陵文人说起那段往事，仍是历历如绘。”

聂铁军再作揖，身子一起，也顾不得展露轻功，只想跑到一个清静地方痛哭一场。

这时秦淮河上笙歌处处，管弦不断，轻声笑语，聂铁军不住

往前跑，眼泪不住流下，心中只是想道：

我是出生在这里，秦淮河……秦淮河，这里不知有多少我娘的眼泪，聂铁军啊聂铁军，你是一个天生孤单苦命的人！

他愈跑愈远，不知多久，跑到一处竹林，他穿了进去，颓然坐倒地上，天上繁星似锦，闪闪眨眨，似乎是在嘲笑他一般。

聂铁军思潮起伏，心中想：

“我娘为什么要这么受苦，我爹什么不对最后要自绝而死，世上又为什么总是恨事多些？人只要心地好那便是好人，像我那赵兄弟一样，我虽根本不明白他，但可断定他是好人，祖母为什么又不能容我娘，歌妓又怎样？”

歌妓也是人，只要是好人，我们不该帮她么，只要行为高尚，我们不该尊敬她么？

但想到适才自己听那白衣女子讲到生母为秦淮河歌妓时，竟是差愤不已，他是至性之人，这时相信了自己身世，对刚才那种想法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简直无地自容，暗自骂道：

“聂铁军，你这俗气的东西，你这势力鬼，连爹娘身份都赚了？”

他理智一长，人倒清醒了不少，胸中弥漫着崇敬父母之情，暗自付道：

“我祖父便是天剑董大先生，昔日师父口中陆地神仙的人物，只怕也故去了吧！”

但想到父母所遇之惨，养育辛劳之苦，忍不住发声大哭起来，他身高臂阔，性情豪迈，此时伤心之处，哭得极是惨痛。

忽然背后一响，聂铁军收泪返身，双掌交错胸前，只见一个

十多岁少女，正睁大眼睛望着他，脸上悚然动容，十分怜惜的样子。

聂铁军举袖拭泪，心中讪讪，正想一走了之，那少女却道：

“喂，什么事哭得这么伤心？我在这里看你哭了好久啦，那月亮穿进云里又穿出来，往返几次，你还没有哭个够？”

聂铁军微微吃惊，瞪了她一眼，只觉这少女年纪轻轻，却是天生美人胎子，双目发亮，黑暗中真如两粒宝石。

少女又道：“这么大一个人还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？哭有什么用？我现在遭遇一个问题只怕要比你难苦一百倍，我可没有哭！”

聂铁军想了半天道：“姑娘真勇敢！”

他心中想这少女轻功不弱，站在自己身后这么久竟然没被发觉，少女道：

“你哭得真正伤心，我瞧你并不是个没有主张的人，喂，你亲人过故了么？”

聂铁军苦笑不语，这少女天真偏又好心，他心中虽是不耐，却又不能放下脸来，当下道：

“那也差不多！”

少女正要说话，忽然林中走来一个矮壮青年，他看了聂铁军一眼，心中吃了一惊，对那少女道：“咱们走啦！”

那少女脸色一变，满脸委曲地道：

“我和这个大哥还有几句话。”

那矮壮少年哼了一声道：

“这等脓包和他噜嗦个什么劲儿？你又不听话了？来，我带你